

李虹 著

火

烫烫的

HOUTANGTANG
DEXIN

心

华艺出版社

火

HOUTANGTANGDEXIN

烫烫的心

《火烫烫的心》

作者:李虹 书号:ISBN7 80039 566 9/1 · 241

华艺出版社出版 浙江省新华书店总经销

杭州新华外文科技印刷厂印刷

开本:32 • 印张:7.5 字数:15,6000 印数:2000

1992年9月第一次印刷

1992年9月第一版

ISBN7 80039 566 9/1 · 241

定价:3.95元

目 录

宽厚的大地	(1~20)
杜梨树呵，杜梨树!	(21~34)
馋虫馋猫和蛮子大伯	(35~42)
小数点前后	(43~49)
牛	(50~58)
秋	(59~64)
“503”号房客	(65~73)
人的色	(74~81)
秋籁	(82~92)
董连长	(93~102)
政委同志	(103~106)
“飞炮手”	(107~112)
下棋	(113~117)
“部队上”	(118~120)
准星歪了	(121~124)
鸽子兵	(125~127)
滚烫烫的心	(128~182)
“亚瑟”在人生的转台上	(183~214)

宽 厚 的 大 地

一

陕北的山，叫人看着揪心！沈衍从车窗里望出去，好象走进了少林寺，满目光秃秃的和尚头，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，似乎在问：“怎么样，讲卫生罢！”眼下已经是盛夏时节，公路两旁不时有瓜摊闪过，那滚圆翠绿的是西瓜，鹅黄椭圆的是甜瓜，可那光秃秃的山头呢，仍然是一副老气横秋的神态。“能长点草也好呵！”他轻轻叹了口气。

这穷乡僻壤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？沈衍一时也说不清楚。从首都千里迢迢来到这里，坐上哼哼唧唧的长途汽车，风尘仆仆，颠颠簸簸，奔向一个在县地图上象苍蝇屎那么大的个小村子。是故乡吗？不是！象小说里写的那样来找魂儿的吗？更不是！究竟为什么呢？……突然，他觉得大地抖动了一下，脑袋重重地撞在车窗上，嗡嗡直叫。一只公鸡大声叫着从车窗飞了出去，几个西瓜翻着跟头滚过来。呻吟声，抱怨声，叫骂声搅成一锅粥。

沈衍还没定下神来，就听见有人大声喊道：“嚷什么！都下去！推车！”从驾驶台上伸出一个戴着一副“蛤蟆镜”的脑袋，发出训斥的声音。

大家象牛一样躬着身子把汽车从路旁的水沟里推出来，“蛤蟆镜”才从驾驶室的小门跳下，斜倚着车门，叼着一支过滤嘴香烟满不在乎地说：“抛锚了！什么时候能修好说不准，长腿的先走吧！”纸烟粘在嘴唇上，随着说话声一撇一撇地动着。

这些宽厚的陕北老乡似乎被人吆喝惯了，路近的都夹起

小包袱或提上篮子陆续上路。道远的却象电线上的小鸟儿，在路旁田坎上蹲成一排，叼上烟锅巴嗒起来，那安详的神志似乎在说：“没什么！我们这辈子都等惯了！”

是气愤？性急？还是无可奈何？沈衍也提上印着“北京”两个白字的手提包上了路。生活中常常遇到这类事，由于一个人的疏忽和失误，使许多人遭受一些不必要的牺牲和折磨。可是，伤害了别人的人，反倒心安理得，气很粗，大声训斥别人；而受害者倒象亏了理，只能忍气吞声。事情就这么滑稽！沈衍那有棱有角的脸上现出一丝丝苦笑。当他远远望见那条细细的洛河，象条黄带子蜿蜒流过的时候，蓦地生出一个念头：在这条川道里，就在那个叫做羊泉的小村子，自己也“抛过锚”，而且一抛就是三年！隆冬腊月，天还没亮，霜气很重的时候，就挨门挨户去敲门，叫喊着：“起来！上山修大寨田，不出工的扣二十分！”那嗓门和气魄，同这个司机也差不多，不过嘴上没叼纸烟，脸上少了一副“蛤蟆镜”而已！

他愕然了！站在公路上发怔。觉得毛孔一下子都张开了，汗水顺脸颊淌下来。他有些后悔，不该来的，五十多的人啦，还象小孩子似的任性，冒失。若是老乡们不理睬怎么办？当面指着鼻子骂一顿怎么办？一双火辣辣的眼睛又紧紧地盯着他怎么办？几年来，沈衍常常梦见这张脸，张着满是胡茬的嘴叫道：“解不下，就是解不下！”他叫什么名字，不知道，只听人说他是黑户穆老大。沈衍觉得欠了他一笔债，欠了羊泉村乡亲们一笔债。三中全会以来，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，扰得他不得安宁。“罪犯往往不自觉地、或者说下意识地要到犯罪现场张望一番……”他读过的一本《犯罪心理学》上有这样的分析。难道自己到羊泉来也出于同样的心

理？……他突然感觉四肢无力，在路旁找了块树荫坐下，思想象那条细细的洛河，曲曲弯弯，向前流去……

二

沈衍作梦也没想到，在一千一百一十六年之后，自己会有幸步大诗人杜甫的后尘，来到陕北这个小小的县城。杜甫是为了逃避“安史之乱”，而自己却因为一本薄薄的《刘志丹的故事》。缘由虽不一样，被迫而来却是共同的。

他站在挂着“政工组”小牌子的房间里，面对长条的土造沙发发怔。沙发上元宝式地躺着一个人，没有帽徽的的确良军帽盖在脸上，只露出一张嘴。他知道这位就是掌握自己命运的县革委会副主任兼政工组长江大新。从北京到省、地、县层层下放过程中，他对此人已有所耳闻。据说他原来是税务所所长，“四清”时不知为啥下了台；可他自己说“是资反路线最早的受害者”。文化大革命中，他明里支持“造反派”打砸抢，暗里又替一位从省上抓来的大人物通风报信。两面获利。听到一次关于《海港》的“重要讲话”，就把真名钱永利改成了江大新。

正当沈衍捉摸这个“元宝式”的时候，突然从旧军帽下面传出一阵粘乎乎的声音：“听说你是个黑笔杆子？为啥要给刘志丹树碑立传呢？他是个大地主出身！”

沈衍觉得一下子被挤到墙角上了。临离开北京的时候工宣队长对他笑眯眯地说：“你始终坚持出版这本书，对陕北老根据地有深厚的阶级感情嘛！给你一个机会去体验体验生活吧！”到了省组织组，说法有点变化：“我们真舍不得放你走，可是不行呵！你是上边直接掌握的人物哩！”怎么掌握

的？丝毫也没透露，沈衍的档案袋里塞着一张二寸来宽的纸条子：“此人应控制使用，不准安排在铜川以南。”这个是不能说的。等到了地区说法更加玄乎：“妙！这叫原汤化原食！”表面对他都挺客气，因为他是全国颇有名望的主编哩！

象这样直截了当向他脸上吐唾沫的还是第一次。他刚要辩驳，就被粘粘乎乎的声音所打断：“没关系！我们要把你染成红丹丹（彤彤）的！把你拿到风口浪尖上去！老九嘛，总得有个官衔；工作组已经臭了，就当宣传队长吧！”

鼻子以上部分都被旧军帽遮住，只见那张嘴一张一合地动着，露出挺长的牙齿。暴力行为能够激起反抗，而对人格的污辱却往往令人垂头丧气。沈衍的心颤抖着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他觉得自己好象个溺水者，七窍都被那粘粘乎乎的声音堵住了，闷得透不过气来……

……

“这不是老沈吗？哪阵风把你吹来了？”突然，那粘粘乎乎的声音又向他耳朵、鼻子和嘴里灌进来，沈衍大吃一惊：难道是白日作梦？他使劲眨了下眼睛，又摇摇头，只见明晃晃的阳光下，洛河仍然在静静地流淌着，并非梦境。可是，那粘粘乎乎的声音又漫上来：“怎么？不认识了？真是贵人多忘事呵！我在报纸上可经常见到你的大名呐！”他的肩头被重重地拍了一掌，他愣怔着，站了起来。

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顶橙黄色的棒球帽，帽徽是两个英文字母。进口的金架眼镜，铬黄色的镜片遮住半个脸，只剩一张嘴咧着露出挺长的牙齿。真见鬼！是他！白丝绸衬衫打着哆嗦，笔直的裤线落在闪闪发光的三接头皮鞋上。简直象橱窗里的服装模特儿！身后还停着一辆黑亮的丰田牌小汽车。“你不是江……”沈衍一时不知道该如何称呼才好。

“我现在叫钱永利！万恶的‘四人帮’害得我更名改姓！现在好了，恢复了老传统！我死保的那个老头子官复原职，给我落实了政策，硬要调我到外办工作。没办法，谁叫我是属牛的，天生的辛苦命！一天五场宴会，真遭罪，我快得胃贵疡啦！还是你们笔杆子好，什么时候都吃得开，坐在房子里大笔一挥，又有名又有利！”

沈衍耐着性子和他寒暄了几句。胸口感到一阵窒息。

“你这是到哪儿去呀？离老远我就认出你了，一点五的眼力！怎么也不事先打个招呼？你是下来体验生活的吧？你想来个旧地重游，到羊泉去，对吧！老朋友喽，我劝你还是不要去的好！那个黑户穆老大被搞得家破人亡，还能不找你算帐！干脆，跟我上延安吧！对你也不需要保密，老头子在那儿接待外宾，我去打前站。唉，咱太落后了，怎么准备也没有人家那派头……”沈衍感到一阵恶心，不由地轻蔑一笑。钱永利自觉讨了个没趣，忙又油油地说：“你不去吗？我还要赶路哩！”说完，钻进小汽车，嘭地一声关上车门，小汽车沿着西延公路跑了，留下一股刺鼻的废气……

沈衍望着远去的汽车，心中愤愤地想：“这些跳梁小丑，何时才能杜绝呵！”前面静静的洛河甩出个大弓背，在川道里留下一片沃土，郁郁葱葱的玉米地充满了生机，沈衍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，“难道穆老大真要找我拚命？”那个又姓江又姓钱的一席话反倒引起他的怀疑。他不再犹豫，决心到羊泉走一趟，愿打愿骂随他便吧！他原来是来向乡亲们认错的，如果不这样做，岂不和那个家伙一样卑鄙无耻了吗！”沈衍甩开两条长腿，顺着公路向前走去。

一阵游丝般的女孩子的歌声，拖着长音随风飘来：

青线线那个兰线线，

兰格英英的采唉，
生下一个兰花花，
实在是爱死个人……

沈衍的心头微微颤动着。远远望见羊泉村村头那棵老槐树啦，真象一片绿色的云！他的两眼禁不住涌上一层泪水……

三

窑洞的窗，象一面上圆下方的大屏幕，正式放映尚未开始，上面印满了棋盘似的方格格。将要演出什么有趣的节目呢？暂时还是个谜！沈衍躺在土炕上，为这个有趣的想法悄悄地笑了。窗外，月色溶溶，将那些方格格映在拱顶上、墙上、土炕上，颤微微的，好象一幅印象派的作品，充满了诗情画意。

今夜 州月，
闺中只独看。
遥怜小儿女，
未解忆长安……

沈衍禁不住又默诵起杜甫的诗句。他对这首诗太熟悉了！在这孔窑洞里住了三年多，每逢月明之夜，他都要吟诵这首诗寄托对妻子儿女的怀念之情。那都是辛酸的往事了！他这个“队长”当得也够窝囊，自始至终是个光杆司令，和一个喂驴的老汉住在这孔窑洞里。半边喂着两头叫驴，每天半夜都要来一段声嘶力竭的二重唱，大概也象甲壳虫歌手那样，想表达一下胸中的愤懑不平吧？沈衍环顾四周，窑洞已刷得雪白，“劳武结合”的锦旗隐约可见，地上还铺了一层砖。饲养

室早已改成民兵队部。两头驴早已下放到作业组，喂驴的呢？再也没人敢叫他“驴老汉”，恢复了文皱皱的官名李海彦，夹着个小布包，里面包着几根银针和一把艾蒿，拐着腿到四方去行医。人们都亲昵地喊他“铁拐李！”

这个铁拐李可真是个人物哩！沈衍一想起他，心里就觉得暖烘烘的。全村人都喊他“队长”，唯有这个铁拐李叫他老沈。他套用“一个战壕里的战友”这句流行语，说：“老沈，咱们算一个炕上的战友！”他祖传一手专治跌打损伤的本领。沈衍每天和乡亲们上山开“大寨田”，直累得腰酸腿疼，经他一整治，通体舒畅。他一面替沈衍按摩一面说：“当真人不说假话。你这一来，我再不好偷驴料了。口粮不够吃！好老沈哩，你就闭上一只眼，让我偷偷行个医，赚上几个钱，买点黑市粮。”沈衍知道这是违反“农业学大寨”政策的，可又不好意思给他钉子碰，故意玩笑地说：“老哥，本事倒不错！可招牌不行。一看你是个柳拐子，谁还信你能治好病？”他认真起来：“好你哩！八仙里头还有个铁拐李，比我跛得厉害哩，照样背个药葫芦！”他一直感到怀才不遇，对沈衍的处境也就看得比较透，他说：“老沈，别看你也算个‘队长’，吃商品粮的。也不比我强到那搭儿去！你是一个葫芦掉到井里，老百姓从下头看，你是个浮在上面的；可在上头人的眼里，你又是个下头的，掉在黑窟窿里了！”

人民真是充满了智慧呵！沈衍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叹。经铁拐李的点拨，他才彻底认清自己的尴尬处境。从表面看，他是县革委派来的“宣传队长”，如同“四清”的工作组长一样，来抓阶级斗争，领导“农业学大寨”的。实际上呢？他越来越感到自己是个“控制对象”，要按期给江大新写思想汇报，谈谈“脱胎换骨”的体会。江大新说羊泉是他亲自抓的

点，隔三差五就来一趟，县里广播喇叭说：“亲临前线督战”。可沈衍感到他是来找茬的，看看是否有什么“阶级斗争新动向”。

刚来羊泉那个阶段，沈衍抱着“既来之，则安之”的态度，幻想能象陶渊明那样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。对那种喋喋不休的运动群众式的“群众运动”感到厌倦了！可是，过了不久，他的幻想被严酷的现实生活所打破，象敲碎一个鸡蛋壳似的。一颗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良心，一个被“挂起来”的共产党员的责任感，在心底油然而生：老百姓的生活实在太苦了，耕种方法和历史博物馆的出土陶俑一模一样，还是从周朝延续下来的。每年靠吃返销粮过日子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户都欠债。隆冬腊月，许多人穿不上棉裤，光着脚拖拉一双破鞋。他夜里睡不着了！和铁拐李头挨头躺在土炕上，听他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从前也有过好光景！刚解放那几年国泰民安，五谷丰登。毛主席在延安那会儿，更美气！耕三余一，小米吃不净！自从‘大要劲儿’（大跃进）以后，一年不如一年了！老百姓不敢说话，心想不到一搭儿啦！”

怎么办呢？沈衍想到许多被贬官的历史名人，都给当地老百姓做了些好事。白居易在杭州就修条白公堤，解决了一部分灌溉问题。正象他在诗里写的：“唯留一湖水，与汝救凶年。”给人民造了福。“难道我还不如一个封建社会的刺史？”沈衍踌躇满志。可是，真要着手干事，他又感到力不从心了。虽说参加革命三十来年，但大部分时间是在机关做文字工作，农业知识非常欠缺。铁拐李给他出主意说：“这搭儿缺水！修条渠把洛河水抽上来就美气哩！”哪知道，他和群众一道滚了一身泥，刚刚修起一条土渠，正筹划着箍石渠的时候，“批林批孔”从天而降！江大新说他“方向偏了”，又来“亲

自督战”。尽管全村男女老少一百多号人当中只有铁拐李念过半本《三字经》，也得整天集合开会批判“天马行空，独往独来”。谁也不知道“天马”是个啥家伙，讨论的时候就说，“咱们村要有匹天马就好了，耕地就不用人拉犁了！”

还没等“天马问题”搞清楚，上头又来了新精神，说陕北要以“改土为主”，一律修大寨田！报纸还专门发了社论，说是“‘改土’和‘土改’仅一字颠倒，却是划分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！”缘由是从山西过来一个穿对襟褂子的大人物，坐着小汽车在公路上转了一圈，在路边抓把土嗅了嗅，说：“这里的土比我们大寨的粪还肥！怎么会不打粮食？人太懒！要甩开膀子大干！”发了一通脾气，吃了几顿火锅就扬长而去。这下子可不得了啦！江大新到羊泉亲自蹲点，汽车来汽车去，要在这里打开突破口带动全县。老支书霍炳明是个解放战争时期的老游击队员，提出点不同意见，说：“山上应该栽树，再也不能开大寨田，水土流失太严重了！”当场被当做“绊脚石”搬掉。江大新下令由沈衍代理支书，吓得他冒了一身冷汗，忙推托说：“不行呵，我还挂着呐！”江大新说：“没关系！不是党员的一样当支书，这是对你的考验！”接着，最最革命的口号提出来了：“五点半，两顿饭，一身汗！”挂在老槐树上的半截铁轨都快敲烂了，还是没有人出工，江大新就令沈衍挨门挨户去叫。沈衍一面敲门一面自嘲地想：“这真是：暮投羊泉村，有吏夜敲门！”敲门没人应，江大新又下令扣工分。扣工分也没人怕，因为十分工才毛把钱，扣二十分还抵不上一个黑市鸡蛋哩！江大新红了眼，说这是“阶级斗争新动向”，要大批判开路！连砍三刀，真是刀刀见红呵！乡亲们都含着泪说：“羊泉村演了一出《三滴血》！”

这第一刀就砍在沈衍的“一个炕上的战友”头上。铁拐李得到老沈的默许，偷偷行医被人告发了。江大新叫沈衍主持批判大会，游村！还威胁说：“给你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。”沈衍为难得整夜睡不着觉，铁拐李躺在炕上头挨头地对他说：“老沈，我给你惹下祸事，你下手吧！我不算啥，光杆一个，坏不到哪搭啦！顶多‘下放’我去喂猪，那更好哩！猪比驴老实，夜里光打呼噜也不喊叫。可你不同呵，家里有老有小等着你。你不下手，那个姓江的就要对你下手了！你就永无出头之日了！”感动得沈衍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。铁拐李象对小弟弟一样摸着他的花白头发说：“人都有个七灾八难，不算啥！刘备还卖过草鞋哩，咱中国出了奸臣，老百姓就遭劫了！”第二天，他自己写了块“庸医误人”的牌子挂在脖子上，硬逼着沈衍押他去游村，替沈衍解了围……

“多么好的老哥呵！我对不起你。”沈衍长长叹息一声。两眼浸满了泪水。

但是，自从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重来羊泉村后，见到乡亲们那个亲热劲，他的心深深被打动了。人们都奔走相告：“沈队长回来了，一点不见老！”如果有谁懵懵懂懂问一句：“哪个沈队长？”马上就有人批评说：“你真是个驴记性！哪个沈队长，领咱们修渠那个沈队长呗！”全村人几乎川流不息地到这孔窑洞来看他，枣子还没红就摘下送来，鸡蛋刚从老母鸡肚子底下掏出来就下锅。有些光屁股的娃娃，沈衍在时还在炕上爬，也一窝蜂地挤进来，含着指头怯生生地望着他。胆大一点的怔头怔脑行个礼说：“俺认识你！你在俺家吃过窝窝头，还掏粮票，我妈说的。”沈衍想起这些朴实无邪的真挚感情，再也躺不住了，他披衣坐起，他多么想去找乡亲们聊聊。他有许多话要对老哥铁拐李诉说，可惜呵，铁拐

李到外面行医去了，什么时候能回来还不知道。老支书霍炳明也不在村里，到县上去领农业贷款去了。黑户穆老大倒是正式落下户，可是远在四、五十里外的“吊庄”烧石灰呐，也得明天才能见着面。他觉得胸中有团火在煎熬着。

在他最想见的几个人当中，今天意外地见到雷创前，是在公路边的刺槐树下匆匆见了一面。创前摆个摊子正卖饴饬，头上戴一顶厨师帽，前面还掖了张旧报纸遮阳。他正招徕顾客，大声喊着：“不断条的活路，一根管饱！”一见沈衍就扎撒着两只手叫道：“好你哩！从天上掉下来的么，快歇下，吃碗饴饬，多给你放点辣子！”盛情难却，沈衍就坐到条凳上。听创前告诉他，现在农村政策落实了，实行大包干。婆姨麦凤种麦，他恢复了老本行，干起“农工商”。他伸出三个指头说：“一个月净赚这个数——三十块！和队上对半分成。”果然是一根饴饬装满一大碗，沈衍吃得差点憋住气，辣得满头大汗。创前得意地搓着手说：“别看你在北京，怕也吃不上这么好的饴饬，家传的手艺哩！”他说啥也不肯收钱，诚恳地说：“收你的钱！俺创前的良心叫狗吃哩！没有你们老干部，俺老百姓还能有今天！”说得沈衍心里一阵阵发酸。后来，沈衍送他一包前门烟，他说：“这个我收下，是你沈队长看得起俺。”

“找创前去！”沈衍穿好衣服下炕，推开窑门，只见月到中天，月光象清亮亮的流水漫在地面。陕北的夏夜真美呵！空气象冰镇过一样，带着田野中各种香气沁入心肺。四周一片寂静，偶而传来几声轻轻犬吠，那懒洋洋的声音似乎在说：“这是我的职责，不能不叫几声。”从晚玉米地中传来阵阵“咯巴，咯巴”的拨节声；真象美妙乐章中一个个拖着小尾巴的音符。呵，大地母亲，正用营养丰富的乳汁哺育她的儿女

哩！创前家的窑洞已经熄灯灭火，只有那上圆下方的窑洞口在月光下发了淡青色。

“创前兄弟，我对不起你呵！”沈衍在院中徘徊，觉得那清冷的月光伴随着清冷的往事向他漫过来，渐渐把他淹没了……

四

江大新的第二刀砍在创前的头上。

创前挺着细瘦的脖颈站在全村人面前，胸前挂着“弃农经商”的牌子。

沈衍和江大新坐在方桌后面，看着创前的婆姨麦凤带着挨肩四个娃儿坐在第一排垂头流泪，心里象刀刺的那么疼。麦凤在一次社员大会上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。那天要民主选举一个喂牛的，呛呛了大半夜还不能取得一致意见。沈衍考虑到创前不会做农活，家境十分困难，又是贫农出身，在村里人缘也好，就提议由他来喂牛。在农村，脱产干部的话就象定音鼓，大家都跟着鼓点表示赞成。谁料想，当大家打着哈欠准备散会的时候，麦凤突然嚎啕大哭说，“这可不行呵！”用拳头象擂鼓似地擂着创前脊背，“死鬼，你哑了？怎不说话？”全场惊讶！别人抢不到手的差事她为啥要推辞？听她哭诉道：“创前大不咧咧的，不能挡牛。要是把牛掉下崖畔，咱们拿什么犁田？那可作孽了！”大家叫创前表个态，可创前双手抱头蹲在地上一声不吭。麦凤又跑到沈衍面前，满脸挂着泪珠说：“沈队长，你是党派下的干部，也不怕你笑话。我一家六口顾不上嘴，能卖的都卖光了，就剩一床烂被。创前要去喂牛就得把被子带走，我们咋办呢？天又冷，炕也不

热……”创前蹲在地上呜呜哭起来，打着自己的头说：“我还算个人吗！我还算个人吗！”

一种强烈的感情冲击着沈衍，他紧紧咬住牙关没有哭出来。作为一个四二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，他问心有愧！

“沈衍，你发什么怔？叫大家发言！”江大新大声吼道。这时，一个叫进环的二杆子挽起袖子冲上来，推了创前一把，“你交代破坏学大寨的罪行！”创前说：“君子动口不动手嘛！我一没偷二没抢，犯了什么罪？”进环说：“你弃农经商就有罪！”创前说：“真抬举我了！我想经商没本钱，你借我几个？”江大新气得脸象猪肝色，把方桌拍得山响，吼道：“你再狡辩，就给我跪下！”创前仍然嬉笑地说：“那多不好，我就变成小人国了。”江大新站起来要动武，沈衍再也忍耐不住了，急忙阻拦说：“要文斗，不要武斗嘛！”又回过头来对创前说：“你就认个错嘛！”创前说：“好，我说！卖过一回凉皮子，还铲过一回磨。没了！”

一提铲磨，全村人都哄然大笑，连沈衍也憋不住了。创前从小跟父亲摆小摊子，卖些庄稼人的食品——饴饴、凉皮子、烤红薯之类。他不愿意也不会作农活。他见石匠铲磨能赚钱，粗粗看了几眼说：“这个我也会干！”便借了一套锤子、凿子去揽活。哪知道把磨道道给铲反了，拉起磨来粮食不往下走，从磨眼里直往上冒。也是冤家路窄，碰巧磨主是江大新的表姑夫，所以招来这场祸事。

社员们在不断挨批中学会了保护自己的“游击战术”。大家七嘴八舌地喊：“创前，交代交代，你铲的磨为啥粮食不往下走光往上冒呢？”创前挤挤眼睛说：“磨不好！闹了禁口症，吃一口吐一口！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大家把“游击战术”引向深入，又高声问：“创前，你再交代交代，为啥生那么